

披沙淘金为此城

品读《南京历代经典散文》，如同穿越一座城市的万古苍茫，草树风烟，千秋感慨



《南京历代经典散文》
程章灿、成林选编
南京出版社
2016年9月

京华的姜德明先生曾主编过《北京乎》，反复刊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常销书。南京作为饱经沧桑的千年古都，无数文人雅士为她写下过灿若云霞的锦绣华章。品读城市，缅怀历史，钩沉文本，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市面上多看到南京历代诗词的选本，也有从游记或者从外国人角度解读南京的图书，但关于这座城市的历代经典散文的选本，似乎还不算太多。程章灿成林选编的作为“品读南京”丛书之一种的《南京历代经典散文》，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该书篇幅并不宏富，内容也不庞杂，分为魏晋南北朝、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与民国等四辑，收文大致在40篇左右，涉及作者共计31人，堪称精简而节制。程章灿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赋文学的专家，曾出版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就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该书中编选了陆机的《吴大帝诔》、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陆倕的《石阙铭》、萧统的《殿赋》与庾信的《对烛赋》等6篇文章。陆机陆云兄弟出身名门，望重一时，但当再读他的关于孙权的诔文，已经很难体察他那种“泣血如零”的幽微心境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嬉笑怒骂，精巧别致，把周颤的嘴脸挖苦嘲弄得淋漓尽致，“丛条瞋目，叠颖怒魄”，不愧是千古好文。世人多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与王勃的《滕王阁序》，而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似乎知名度不高，也许是因为他年仅27岁就被

下狱赐死的缘故。而挺身表奏将他置于死地的就是孔稚珪，也算是同殿为臣的文字同行，但他的这篇文章之丰赡华丽用典讲究真是可圈可点，文中有“牢笼天地”“弹压山河”“爱敬尽于一人”“光耀究于四海”，这些语汇真是万古常新令人感喟无端。陆倕的《石阙铭》所讴歌称颂的石阙早已经难觅踪迹，但却留下了白纸黑字的耀眼文字，“众叛亲离”“兵不血刃”，迄今常用，而“壶浆塞野”“箪食盈涂”，自然会让我们想起《隆中对》中的“箪食壶浆”来。萧统的《殿赋》丽空泛，不知所云，庾信的《对烛赋》中有“楚人缨脱尽燕君书误多”之语，但整篇文章虽然文采缤纷，终觉空洞无物。

书中的“唐五代两宋篇”共有8篇文章，分别是李白、徐铉、王安石、李纲、王铎、陆游、范成大、马光祖等。李白与南京关系密切，但他的《为宋中丞请都南京表》却被范文澜先生讥笑为政治上的极端天真。王安石、陆游、范成大都是诗文大家，李纲是名臣，而王铎、马光祖则不大为人所知。不知有人考证否，马光祖的《景定建康志》序，是他人捉刀，还是他自己亲力亲为？王铎的《徐十郎茶肆》中的徐十郎就是《摄山栖霞寺新路记》的作者徐铉弟弟徐锴的儿子，在当时，徐铉、徐锴兄弟，也算是盛名一时的风云人物吧？王铎与张元干、晁说之都有往来，他当年也是饱受秦桧排挤打击的人物；而此一辑中，最令人喜欢的还是陆放翁在南京滞留六日所写下的文字，王安石的《真州长芦寺经

藏记》与范成大的《吴船录》，似乎还是过于简约爽洁了。

《南京历代经典散文》关于元明清共选文13篇，张岱3篇，袁枚2篇，其他是胡炳文、宋濂、宗臣、谭元春、余怀、侯方域、王士禛、管同等。胡炳文是作为元代的唯一代表了，宋濂、王士禛自然是名气很大，不可或缺，而宗臣在《游燕子矶记》中提到了湛若水，而“白云扫空万里一碧”也是颇为令人眼睛一亮的好句。这个谭元春就是与钟惺并称的竟陵派创始人，余怀的《板桥杂记》一直是被低估的文本，余怀父子实际上也都非襟怀逼仄的人物呢。书中选了管同，而舍弃了梅曾亮，也许自有道理，但桐城派的方苞、姚鼐都与南京颇有渊源，也许是囿于篇幅所限，对方苞只能忍痛割爱？这只能是一种臆测了。

民国距离当下最近，名篇佳作也多，而《南京历代经典散文》除了朱自清、俞平伯的同题散文必选之外，另外几人只是张恨水、李金发、倪贻德、石评梅、叶灵凤5人，而这5人中，张恨水与石评梅，平分秋色，分别选了4篇。平心而论，这五个人的文字见识，除了石评梅稍显薄弱之外，都是文章高手，而有意思的是，倪贻德、李金发、叶灵凤都有画家身份，而石评梅是《历代经典散文》中所涉及的31位作者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者。

金秋时节，大地旷野之上的五彩斑斓，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春华秋实。品读《南京历代经典散文》，如同穿越一座城市的万古苍茫，草树风烟，千秋感慨。王振羽

昔日的抗战记忆

以通俗文学的立意、构思和写作速度，将这件事关亿万同胞的大事在第一时间送到读者面前



《中国抗战史演义》
杜惜冰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时间的指针退回到1946年6月，彼时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当人们正在结束一段于己之生命体验有着深刻关联的历史时，一部注定要在日后的中国抗战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著作——《中国抗战史演义》恰合时宜地面世了。该书的作者是周楞伽，周先生以杜惜冰为笔名，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抗战历史规整重塑，付梓于上海东方书店。该书在刚刚经历了战争的国人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因而又在同年11月份、12月份两次重印，产生了轰动一时的社会反响。

本书是首部，也是为数不多的以全景史诗式笔法描述抗日战争的纪实小说，周先生根据广泛搜罗的报端史料，从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三个主要战场入手，展示了自“九一八”开始，至日本投降结束的十四年里，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宏大画面。作者以近史家的直笔叙述，还原了抗战真相，以见微知著的时空转换，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把读者带回了那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

彼时的周先生是以写作通俗文学见长的作家，对把握作品的趋时性和读者需求有着深厚功力，他采用了章回体小说体式来写作该书，其作品的价值指向并非以对战争的内在逻辑或进程演进深层原因的研究为主旨，而是以通俗文学的立意、构思和写作速度，将这件事关亿万同胞的大事在第一时间送到读者面前——这正是这本通俗文学著作的精神内核和历史价值。那么，当时的人们会以一种怎样的心绪去阅读抗战史呢？这并没有翔实的历史记载，但不难想见的是，曾是战士、逃亡者或者求全者的读者们作为那段历史的同在者，定是充满了回忆往昔的深刻情感，充满了对个体历史经验的归置渴望，充满了对抗战大事原委的整体探求，充满了对国家意义的更深追问等千头思绪……因而《中国抗战史演义》之于当时的人们，就成为了一个舞台场景，一个参考坐标，来帮助人们放置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帮助人们完成个体嵌入于大势的精神仪式。

透过浓郁的民国文韵，今人将以今日之思维再一次进入到周先生所建构的抗战场景当中，使民族的记忆如海浪般延绵相续。

董磊

植根黑土的俄罗斯自然文学杰作

海洋怎样吞吐着温暖的气息？林子里的绿色心脏怎样跳动着？这是普里什文热爱的俄罗斯



《普里什文作品》
[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它们永远也不会过时，尽管它们从来没有时髦过。”这是对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作品的经典评价。这位俄国自然文学作家并非众人皆知、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但爱他的人不在少数，且是恒久地爱着他。

普里什文以一位民族学家的身份进入文坛。他最初的成名作《飞鸟不惊的地方》，不仅有着动人的诗意图，而且包含了大量珍贵的人文素材：哭丧妇、捕鱼人、壮士歌、割草人、森林猎人、荒原逃亡者、隐修院，还有巫师和魔法。对于研究奥涅加湖和白海之间的那片地区十分独特的农业文明很有价值，对于了解北冰洋渔民的生活和习俗也弥足珍贵。

《有阳光的夜晚》一书是他第二次北方旅行的成果。北极风光，海兽捕猎者，土著与移民。普里什文说，这次旅行事先并没有作很多的考虑，只是想度过夏天的三个月，带上猎枪、茶壶和小锅，做一个自在的漫游者。但我们看到，普里什文的叙述从来不止步于看得见的外表的一面，他意识到未接受教育的俄国人所蕴含的人性魅力，以及“未被拉丁化”的俄语口语的原生态力量。俄罗斯从挪威手里接受了欧洲文化，海民被称作俄罗斯民族的精华，然而这种隐秘的联系在20世纪趋向断裂。生态危机在北冰洋的捕鲸船上渐显，文明的侵

入结束了“荒野的生活”，如今更多地只能靠文学去触摸。

《亚当与夏娃》的某些部分，或许有点晦涩，因为这本书是普里什文的宗教哲思录。他前往分裂派教徒和教派教徒聚居区，拜访林中的贤哲老人，检验所听到的意见。从前，古罗斯人信仰多神教，相信万物有灵，日月山河花草树木都有力量。直至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人们才接受了基督教。不过，民间口头创作仍然继续描摹神秘的世界，追问神灵在社会发展历程里的缺席。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仿佛一部活的编年史，“诸神述说上帝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只要人们相信叙述的实在性，神话就始终是神话，或成为民族的史诗。

普里什文的写作面向大自然，但自然从来不是唯一的对象。《林中水滴》是一部清浅的哲理絮语，短小、跳跃、明快。每一段都是一滴露珠，清新可喜，映照出天空、山峦、森林，还有作家通过自然对人类自身的镜鉴。《大自然的日历》叙述山居的四季，春夏秋冬，物候轮换，对春季的明显偏爱，或许是因为，对俄罗斯人来讲，春天是一个尤其难得的短暂的美的季节。普里什文不喜欢关起门来写作，他总是在路上，边走边思考。到森林里去，到海船上，到冰原里去，亲眼去看，亲耳去听，和当地人交谈，破译大自然缄默的一切。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整部俄罗斯文学史，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状况，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普里什文的特别。“俄罗斯大地”是俄罗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神圣角色。乌斯宾斯基在他的影响广泛的作品《土地的威力》中说，俄罗斯“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具有超历史的道德的力量，是俄罗斯人民的根”。海洋怎样吞吐着温暖的气息？林子里的绿色心脏怎样跳动着？这是普里什文热爱的俄罗斯。

他还发现，大地有一种能够使人自惭形秽的东西。当人们的心灵感到疲惫时，城市难以给人们精神上的宽慰，山川、溪涧、海洋、原野才是妙手回春的神医。普里什文和高尔基是好友，但他们的写作完全是两条途径。普里什文说，他所致力的“现实主义”，是在大自然的形象中观察人的心灵。“要想了解大自然，就要和人十分亲近，那时大自然将成为一面镜子，因为人类的心灵里包含着整个大自然。”

这套丛书总共五本，侧重点有所不同，完整地再现了这位作家的创作轨迹。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在读过《飞鸟不惊的地方》之后，说：“这当然是诗，不过还是别的什么。”那么，是别的什么呢？普里什文在晚年时说道：“我的道路是正确的，是真正俄罗斯的道路，人民的道路，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作为他的读者，我们每天为此作证。

林颐